

工农兵学哲学文选

第一集

天津人民出版社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

毛主席语录

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
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辩证唯物论有两
个最显著的特点：一个是它的阶级性，
公然申明辩证唯物论是为无产阶级服务
的；再一个是它的实践性，强调理论对
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
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

毛主席语录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

辩证法的宇宙观，主要地就是教导人们要善于去观察和分析各种事物的矛盾的运动，并根据这种分析，指出解决矛盾的方法。因此，具体地了解事物矛盾这一个法则，对于我们是非常重要的。

让哲学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銳武器

一九七〇年第四期《红旗》杂志短評

(代 序)

本刊去年第八期，向同志们介绍过一组工人学哲学的文章。这期又继续选登了一组，是工人、贫下中农和解放军战士们写的。文章观点鲜明，有破有立，摆事实，讲道理，写得亲切而有说服力，生动地反映了工农兵群众如何运用毛主席的光辉哲学思想，去具体分析和正确处理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中的矛盾，认识和掌握客观规律，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克服前进道路上的思想障碍和实际困难，取得斗争的胜利。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銳武器。”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推动下，这个伟大的号召正在变成革命的现实。广大工农兵群众学习和运用毛主席哲学思想的革命热情越来越高涨。他们怀着无限深厚的阶级感情，密切结合革命斗争的实践，反复学，反复用。越学领会越深，越用效果越大。

打击阶级敌人，打得准。批判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和形形色色的错误思想，批得透。他们以唯物辩证法为武器，肃清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余毒，继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不断地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他们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人变聪明心更红”，更加敢于革命和善于革命。实践证明，广大工农兵群众掌握了唯物辩证法，革命的威力是无穷的。

辩证唯物论是无产阶级进行革命的哲学。它来自革命实践，又指导革命实践。“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实践论》）因此，正如工农兵群众说的，“只有革命的人，才能学好革命的哲学。”当前，我国人民正在认真落实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方针，搞好上层建筑领域里的斗、批、改，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和科学文化，为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伟大的丰富的革命实践，给一切革命的人们学习和运用毛主席的哲学思想，开辟了无限广阔的天地。广大工农兵群众和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更广泛地、更深入地学习毛主席的光辉哲学思想，是革命的需要，斗争的需要。这是我国政治思想战线上的一件大事。领导同志应当经常注意把这件事抓

好，并且带头学好用好。我们一定会继续看到，唯物辩证法变为广大工人阶级和革命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所产生的巨大的物质力量，将不断推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向前蓬勃发展。

目 录

让哲学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

- 天津市第二毛纺厂工人学哲学調查報告
.....(1)

让毛主席的哲学思想变为工人手里的尖锐武器

-天津市第二毛纺厂老工人 李長茂(13)

我是怎样学哲学、用哲学的?

-天津市第二毛纺厂老工人 李長茂(22)

从“老三篇”中学习毛主席的哲学思想

-天津市第二毛纺厂老工人 李長茂(29)

毛主席的哲学思想照亮了山村

- 河南省登封县三官庙大队农民学哲学的調查
.....(35)

《人民日报》编者的话.....(45)

哲学是阶级斗争的尖锐武器

-三官庙大队革命委员会主任 丁米和(45)

抓两头带中间

.....三官庙大队革命委员会 (49)

革命是火车头

.....三官庙大队龙尾生产队贫下中农(51)

重担一直挑到共产主义

.....三官庙大队第三生产队队长 王 文(52)

条件靠人去创造

.....三官庙大队里沟东生产队队长 范大庫(54)

在支左工作中学哲学用哲学

.....解放军某部 邢希礼(56)

让哲学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

——天津市第二毛纺织厂工人学哲学调查报告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

天津市第二毛纺织厂（原名仁立毛纺织厂），是一九五八年天津市工人学哲学最早的一个厂。十一年来，这个厂的工人同志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持在三大革命运动中活学活用毛主席的哲学思想，不断地把学哲学的群众运动推向前进。

哲 学 的 解 放

一九五八年，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指引下，这个厂的李长茂等十二位老工人，受到上海工人学哲学的启发，成立了天津市第一个工人学哲学小组。

工人学哲学，是阶级斗争的需要，生产斗争的需要。这几位老工人，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中，就有了学习理论的要求。他们听到资产阶级右派的反党谬论，非常气愤，要进行驳斥，但因为缺乏理论，批判不深。当时工厂实行“两参一改”，工人参加管理，担任了车间、班组的领导。他们感到担负的责任更重了，遇到问题不少，不知

如何才能解决。因此，学习的要求更加迫切了。

他们刚组织起来学习的时候，听人说哲学是一门很深的学问，他们过去都没上过学，解放后念了二、三年夜校，识字不多，怕文化低，学不了。但是想到工人干革命、搞生产，什么困难都能克服，难道学哲学的困难就不能克服？下定决心要学好它。他们对什么是“哲学”，什么是“矛盾”，弄不懂，就去问来厂蹲点的一位工人出身的理论教员。这位教员说：“毛主席讲过，问题就是矛盾。”工人又问：“我们的问题可多了，都是矛盾吗？”他说：“都是矛盾。”他根据毛主席的教导，联系厂里实际，给工人讲了第一课：“哲学不神秘”。工人听了挺明白，“原来咱工作、生活里的事都有哲学哩。”他们有了学习的信心，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实践论》、《矛盾论》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哲学著作，密切联系实际，在斗争中学，在斗争中用，提高很快。

工人开始学哲学时，有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吹冷风。有人说：“工人大老粗还学哲学？根本学不懂！”这个厂的老工人刘景英，听了很气愤，跑去驳斥他说：“谁说工人不能学哲学？毛主席的哲学书是为工人阶级写的，是我们工人阶级的哲学。辩证唯物论哲学的特点一个是阶级性，一个是实践性。我们工人阶级最有革命精神，最有实践经验，怎么会学不懂？”工人同志都表示：一定要学好毛主席的哲学著作，为工人阶级争气。

在李长茂等老工人的带动下，厂里参加学哲学的工人越来越多，各车间和许多班组都先后成立了学哲学小组。

工人们遇事就讲哲学：“得分析分析矛盾”，“那是主要矛盾”，“坏事可以变好事”，“得实践实践，摸摸客观规律”，“别光拉客观，得发挥主观能动性”，等等。厂里出现了一片学哲学、用哲学的生气勃勃的景象。

第二毛纺织厂工人组织起来学哲学的消息，很快传到天津市别的工厂，国棉四厂、轧钢一厂、食品一厂等先后组织了工人学哲学小组，掀起了一个工人学哲学的热潮。

李长茂等老工人学习积极分子，还走出厂门，给工人、农民、干部和城市居民讲自己学哲学、用哲学的心得体会。他们还破除迷信，登上大学讲台，给大学教授和学生讲哲学。他们受到革命群众的热烈欢迎。

第二毛纺织厂的工人，以解决三大革命运动的实际问题为中心，学习毛主席的哲学著作，有力地推动了革命和生产。

染整车间老工人刘景英，过去对工人之间闹矛盾，不作具体分析，认为“一个巴掌拍不响”，各打五十大板，结果往往“砸锅”，不但旧的矛盾不能解决，还产生新的矛盾。她就有些怕矛盾、躲矛盾。学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后，懂得矛盾到处有，躲是躲不了的，应该积极去解决，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她就先做调查研究，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弄清是非，然后开小组会，来个“团结——批评——团结”，问题就解决了。

当时厂里贯彻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鼓吹的“物质刺激”，实行一种“小包工”制度，弄得班组和班组、人

和人之间经常扯皮。工人们学了哲学，认识到这是损害工人阶级内部团结、腐蚀工人灵魂的一把软刀子，提出“要政治挂帅，不要钞票挂帅”的革命口号，取消了“小包工”制度。

这个厂在大跃进的形势下，生产中出现了新的矛盾，粗条供不上细条，纺毛供不上织呢。提高粗纺车间的产量成了全厂生产的关键问题。工人提出要加快梳毛机的转速，有人却说“机器太旧”、“转速有规定，一加快准坏”。李长茂学习《实践论》和《矛盾论》时，反复琢磨这个问题：机器旧是事实，可是我们不能见物不见人。我们工人阶级要去支配机器，不能让机器支配我们。他感到要提高转速，首先要提高人的思想，人的思想变了才能改变机器。于是，他反复做思想政治工作，充分调动人的主观能动性。他们经过反复实践，发现机器不能加速，主要矛盾在“偏心”这个部件容易坏，就采取措施加固“偏心”，革新了梳毛机，使产量由每分钟出条十七点五米提高到三十三点五米，创造了历史上最高纪录，人们的思想也有了一次飞跃。

旧矛盾解决了，又出现了新的矛盾。厂里生产任务不断加大，粗纺车间的设备不足，不能适应生产发展的需要。他们又用毛主席哲学思想做指导，发扬“蚂蚁啃骨头”的精神，自己动手，经过三个多月的日夜奋战，终于搞出了一台梳毛机，每年为国家增产纱线十万公斤。粗纺车间提前一个月完成了全年生产计划。

一九五九年，一小撮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跳出来攻击党

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他们胡说什么“多快不能好省”，“高产不能优质”，“高速不能高效”。当时厂里展开了一场大辩论。工人同志用毛主席光辉的哲学思想做武器，批判右倾机会主义谬论。他们联系本厂大跃进的事实，具体生动地讲了总路线的辩证法：多快与好省是对立的统一，既有对立的一面，又有统一的一面。统一是有条件的。只要我们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的英明领导下，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就能达到既多快又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目的。如果干劲不足，甘居下游，就只能是少慢差费，破坏社会主义事业。他们给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以迎头痛击。

工人同志热烈欢迎哲学的解放，他们颂扬说：“哲学本从实践生，谁说神秘难攀登？它与工农关系亲，只要学用就能通；现在工农学习它，正是哲学回娘家。”

两条路綫的激烈斗争

十一年来，在工人学哲学的问题上，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十分尖锐，十分激烈。

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对工人学哲学，从一开始就十分关怀。一九五八年，正当天津市工人学哲学群众运动开始兴起的时候，无产阶级司令部对于这个新生事物热烈赞扬，说它是“干了一件伟大的文化革命和技术革命”。指出“这不单是学哲学的问题，又是学习，又是革命；又是提高思想，又是提高生产。”无产阶级司令部鼓励工人坚持从生产实际出发，从阶级斗争出发，学好用好毛主席的哲学思想。在当年举行的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

介绍了天津市工人学哲学的经验，号召各地学习推广。无产阶级司令部还派干部来这个厂蹲点，和工人同劳动同学习，一起总结学习毛主席哲学著作的经验。

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天津市很快掀起了一个工人学哲学的热潮。以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对此怕得要死，拼命阻挠和破坏工人学哲学。一九五八年九月，刘少奇在哲学界的代理人、叛徒杨献珍迫不及待地赶来天津，摆出一副学阀面孔说：“别提那个工人学哲学讲哲学了，那不叫哲学！”“什么人都能学哲学，还要我们这些人干什么？”刘少奇在天津的代理人也一再攻击工人学哲学是“零零星星，支离破碎”。他们反对召开工人学哲学的经验交流会，下令要第二毛纺织厂把工人学哲学小组砍掉三分之二。

一九五九年下半年，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眼看工人学哲学的群众运动压不下去，就打出“系统提高”的招牌，妄图把运动引向邪路。他们把这个厂的学习骨干分子抽调到旧市委党校等处进行所谓“深造”，要他们整天端大本本、抠名词、钻概念，脱离三大革命斗争实际。工人同志十分气愤，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不是和我们工人叫阵吗？我们说哲学不神秘，他们就用大本本来难我们。”“象这样闭门读死书，越读越糊涂！”

一九六〇年以后，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利用我国国民经济暂时困难，以“抓生活”为名，勒令“停止一切业余学习”，下令解散工人学哲学小组，实行资产阶级专政。他们还用“卡”的办法，规定：青年人只能学文化、学技

术，不能学哲学；谁要求学，必须由他们批准。

但是，工人阶级是压不倒摧不垮的。有些工人冲破走资派的种种禁令，坚持学哲学。他们说：“暂时困难时期，要解决问题，克服困难，就应该更好地学习毛主席著作，为什么不让学？”规定的业余活动时间被占去了，他们就利用“业余的业余”时间学，在工休日学、一早一晚学。一九六〇年冬，这个厂的电工班卢桂英等十九位同志，争着阅读《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学习劲头很大。有的工人自动放弃工休，从几十里外的塘沽赶回厂里参加学习。

工人走到那里，就学到那里。李长茂同志在旧党校学了三个月，被调到农村搞“三秋”，他就在农村继续坚持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同贫下中农一起活学活用“老三篇”和毛主席的哲学著作。那年自然灾害大，粮食歉收，困难较多。李长茂就根据自己学哲学的体会，分析困难的两重性，说明矛盾是可以转化的，只要努力，可以把困难转化为顺利。这样，鼓舞了贫下中农的干劲，那个生产队超额完成了当年播种小麦的计划。后来，李长茂又被调到车站去搬运粮食。他和工人一起学习《为人民服务》，讲搬运粮食的重要意义。他们春节期间也不休息，坚守生产岗位。开始时要二十多人才能卸一节车，经过分析研究改进，十多个人就能卸了。工人说：“毛主席的哲学，真是用到那里那里灵。”

但是，斗争并没有结束。这时，走资派又来推行刘少奇一伙的反革命谬论“政治要落实到业务上”，借口“抓

生产”来压学习，用“业务大比武”冲击无产阶级政治，冲击工人学习毛主席著作。工人同志坚决进行了抵制和斗争。补呢工段有个共产党员，自动买了《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等几十本毛主席著作，放在组里，供大家学习。

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彻底粉碎了刘少奇一伙破坏工农兵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罪恶阴谋，为工人学哲学开辟了无限广阔的前途。

新高潮正在掀起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第二毛纺织厂工人活学活用毛主席的哲学思想，正确区分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推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各项工作向前发展。一九六九年，在党的“九大”精神鼓舞下，他们总结了十年来在工人学哲学问题上两条路线斗争的经验，更加自觉地掀起了工人学哲学的新高潮。

他们以革命大批判开路。各哲学小组开批判会，出墙报，开展群众性的讲、批、论活动，讲在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关怀下工人学哲学的成果；批以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破坏工人学哲学的罪行；论学习毛主席哲学思想的伟大意义。通过大批判，提高了两条路线斗争觉悟，更加激发了工人学哲学的热情。他们说：

“刘少奇和他那一伙，为什么这样压制、破坏我们工人学哲学？就是害怕我们掌握这个尖锐的革命武器，看穿他们的反革命复辟阴谋，革他们的命，专他们的政。”“今天